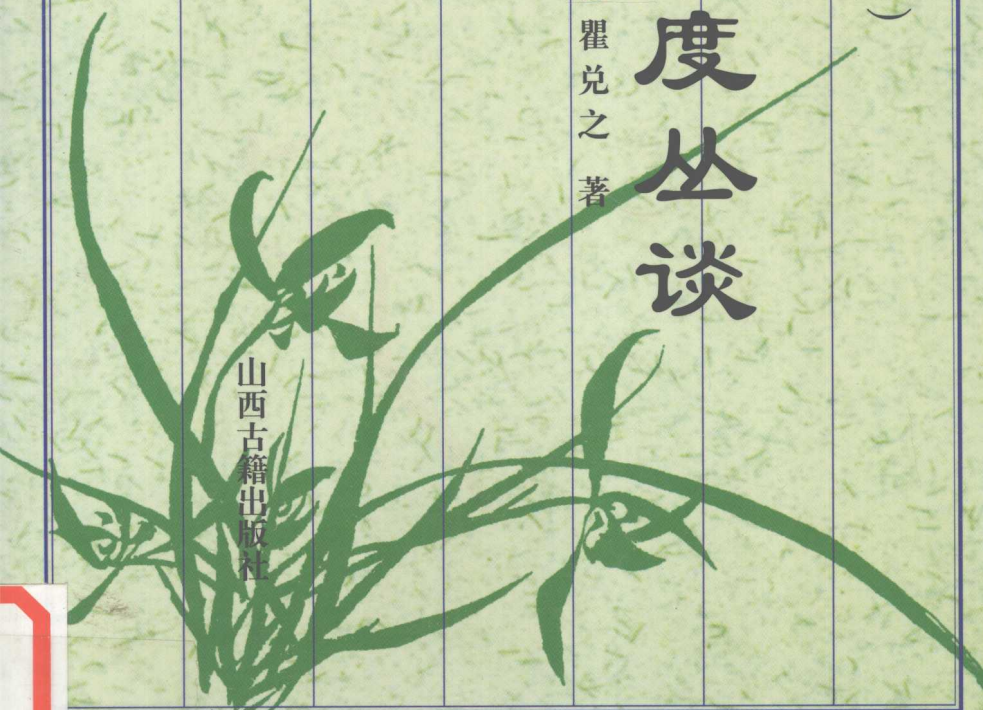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三辑）

人物风俗制度丛谈

瞿兑之 著

山西古籍出版社



K250.66
Q824:1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瞿兑之 著
张继红 点校
人物风俗制度丛谈

山西古籍出版社

社 长 张安塞
总编辑 孙安邦

人物风俗制度丛谈

瞿兑之 著

*

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桥东街东岗巷 11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375 字数：215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册

*

ISBN 7-80598-0179-5

I·87 定价：16.00 元

总顾问

顾问

策 划

主 编

副主编

编委会

鍾敬文

来新夏

宁宗一

贾鸿鸣

张安塞

孙安邦

张继红

王灵善

刘幼生

赵梅生

落馥香

邓云乡

李修生

张凤瑞

原 晋

宁志荣

张安塞

原 晋

姚奠中

陈 诏

孙安邦

张继红

常士功

(编委会人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序 言

来新夏

笔记一体，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所谓“始于汉魏”是指蔡邕《独断》、应劭《风俗通义》、崔豹《古今注》、刘义庆《世说新语》等未成笔记文体之作；所谓“兴于唐宋”则指封演《封氏闻见录》、李肇《国史补》、刘肃《大唐新语》和洪迈《容斋随笔》等开始用随笔形式记述作者见闻之作。至“盛于明清”已为学者所共见，无庸赘言。

笔记的特点，内容为“杂”，形式为“散”。故历代著录多入杂家与小说家。《隋志》入《风俗通义》于杂家，入《世说新语》于小说家。《宋志》入宋祁《笔录》（《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四著录《笔记》三卷，即此书）于杂家，入释文莹《湘山野录》于小说家。《四库全书总目》于杂家、小说家之下又分多属。如杂家类入《容斋随笔》于杂考之属，入《梦溪笔

谈》、《居易录》、《池北偶谈》于杂说之属，入《韵石斋笔谈》于杂品之属，入《钝吟杂录》于杂编之属；而《天香楼偶得》、《天禄识馀》则存目于杂考，《冬夜笺记》、《筠廊偶笔》则存目于杂说。其小说家类，凡“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如《清波杂志》、《癸辛杂识》等均隶于记录杂事之属。他如《今世说》、《陇蜀馀闻》则存目于杂事之属；《板桥杂记》、《簪云楼杂记》则存目于琐语之属。后此著录大体遵四库成规。

历代笔记数量无确实查考，而清代笔记数量确已超越前代。《听雨轩笔记》跋中曾云：“康熙间，商丘宋公漫堂、新城王公阮亭皆喜说部，于是海内名士，人各著书。今汇集于《昭代丛书》初、二两集者，不下数百种，较之前明百家小说已倍蓰矣。”若再增入其他丛书收录本及单刊本，则其数量必相当可观。所谓笔记至清而极盛，于此可见。

我好读杂书，尤沉浸于清人笔记。二十餘年以“三餘”之暇，读清人笔记近四百种，网罗资料盈篋，用以成文者多篇，始知笔记之作固非若蠡测管窥者之视作支流小道。而每读一书辄写书录一篇，撰《清人笔记随录》手稿若干卷。采铜于山，吹沙见金，笔记又焉能不被视为中华文化之宝藏？此又何独清人笔记为然。遂于民国笔记时有浏览，所读不过以十数，而内容之丰富，资料之可征，比比皆是。设天假我年，当继《清人笔记随录》之后而有《民国笔记随录》之撰。

不意山西古籍出版社先我着鞭，有《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之辑，际此出版低谷，此不仅为盛举，亦可称壮举。草野遐闻，曷胜欣悦，当更申其说。

晚清民初为中国近代历史之大变动时期，社会呈现一种中西杂陈、新旧并存的过渡性现象。奇闻异说，层出不穷：或涉宫闱秘闻，或为里巷琐议，或政海宦潮之波涛起伏，或文士骚客之绮闻雅趣，或世风民习之乖迤杂错，大都皆可于诸家笔记中得其鳞爪片羽。若排比缀辑，时可见人事之概略与大要，大之为清代及民国史事拾遗补阙，小之亦可资瓜棚灯下笑语谈助。其撰者亦多为广闻能文之士，或曾为大府僚佐，参与密勿；或交游广泛，熟知风云诡谲；或徜徉市井，采风听歌，洞晓民风；而于迷信怪诞之异端又多具辨识之能力，故孱杂写录者盖少，此又民国笔记之多胜前代而独具特色者。如李孟符所撰《春冰室野乘》、袁克文所撰《辛丙秘苑》、徐一士所撰《一士谈荟》等等皆为当时人所赞誉，读者覆盖甚广，影响颇大，而有裨于史事论述者，尚有多多。

往者，我撰《北洋军阀史稿》时，即参读笔记多种，如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陈夔龙的《梦蕉亭杂记》、魏元旷的《光宣杂载》、居正的《辛亥札记》、马叙伦的《石屋餘瀟》和《续瀟》等等，虽撰者或囿于政治派别而论述容有讳避藻饰，而反复考校后，仍有可资采录而未见载于他书的资料，所以又进而较多地

有所检读。惟民国笔记单本别行者多，且历经战乱，书多散失难求，反不如古代笔记，如《笔记小说大观》及《清人史料笔记丛刊》等经坊间刊行，能有所汇总而便于求索。正动念间，宁兄宗一教授来舍告我，山西古籍出版社已斥资汇印民国笔记，并代主其事者浼我作序。声应气求，灵犀相通，我久念其事，而今成现实，兴奋之余，乃粗述所见，以为之序。

一九九五年初秋于南开大学邃谷

序 言

邓云乡

笔记体裁的作品，在我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来源是很早的，数量是极大的。广义地说，圣贤传中的《论语》，也可以说是一部十分重要的笔记。《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之言，而传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论纂，故谓之《论语》。”所谓“弟子各有所记”，就是笔记。但其所记是孔子的言行，是传世最早的书之一。宋朝时又把它编为“四子书”之一，包括在《四书》、《五经》内，就再没有人说他是一部“笔记”，而是经书了。其实本质还是笔记的性质。这种体例的书籍，在古代还很多，古老的目录《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就记录了不少此类书名，可惜大都失传了。

汉魏六朝而后，书籍传世渐多，世有“文”、

“笔”之分。广征博引，雅韵丽辞，骈四俪六，《三都》、《两京》，是谓之文；品次人物，讲述轶闻，情之所系，笔之于书，是谓之笔。最著名的就是刘宋之际刘义庆写的《世说新语》，用现代话说，其知识性、可读性、趣味性，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不惟南北朝三百年混乱，文献丧失殆尽之后，唐朝开始修两晋、六朝史，是以《世说新语》作为重要材料，即一般读书人，亦莫不爱读此书，所谓“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六朝风流，几乎成为一千六七百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品次标榜的核心，这不能不说是《世说新语》一书的影响。

隋唐而后，宋元明清，典籍纷繁，那笔记之作，就更是汗牛充栋，不知有多少，内容亦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有，天文地理、历史典章、奇闻轶事、生活琐事、排日游程，以及志怪谈鬼、荒诞不经之小说家言，无不在笔记形式著述包罗之内。而直接以“笔记”名其书者，自宋代宋祁始，其后陆游之《老学庵笔记》继之。而其他笔谈、笔录、札记、琐记，或曰“新语”、或曰“旧闻”、或名“随笔”、或号“漫钞”，甚或“贵耳”、“宾退”、“归潜”、“辍耕”，数不胜数，无一非笔记著述之形式也。其影响传统文化之巨，或超圣经贤传、正经正史而过之，更不要说一切皇帝的圣旨和标语口号。不过以上都是旧语。

略述传统，以当引子，重在说明下面的，即山西

古籍出版社，要编一套《民国笔记小说大观》丛书；让我为该丛书写一篇序，这对我说来，真有些妄自尊大。因为我虽然出生在二十年代中叶的民国时代，但当我学会写几句半通不通的文言白话时，已是北京沦陷，作亡国奴、“伪学生”的时代了。真是生不逢辰，命焉何如？没有不怕死的冲动和勇气，只能作个普通人，正如诸葛亮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而蹉跎岁月亦已七十一年矣。细阅编辑送来的书目、书名，其作者大都比我大四五十岁的甚至更多的长者，有些熟识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而太上无情，他们均已走完历史的旅程，均成“录鬼簿”中人矣。俯仰之间，感慨万千。而为这些前辈的著作写序，更是却之不恭，序之有愧。恭愧之间，略陈述数点于读者：

一，本丛书总名《民国笔记小说大观》，这“笔记小说”四字，是“笔记”一词的小范畴，远的如《太平广记》，近的如清人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子不语》诸书，即“四库”分目中杂家类的小说家，既非今日的所谓“小说”及古代的通俗小说等等，亦非广义的笔记。而本书所选诸家笔记，实际在于广义的“笔记”概念，如“初集”所选十种，无一种为狭义之“笔记小说”，此应预先予以说明。其所以总名为《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特取“笔记小说”四字统而言之，亦取易为社会接受之故。“小说”一词，亦可广义而视之，容易引起读者兴趣。图书分目传统之“四

库”分目与今日之新式分目，变化甚大，均有其不合理之处。且新式分目不适于传统文献之处颇多，而分类名词之概念内涵亦不断有发展和新义，因而“笔记小说”之称，亦可广而泛之了。

二，本书总名有“民国”二字，这就有一个历史上下限，自然这个上下限，比起悠久的历史，那只是短暂的一瞬。同历史上不少太平盛世、鼎盛春秋，几乎不成比例，但尽管十分短暂，却极为重要，在未来的历史上，也必然要大书特书。其特征基本上可归纳为以下数点：1. 结束封建君主统治，进入民治民主的时代，中间又经过一个漫长的专制与民主、新旧势力剧烈冲突及日寇入侵，全民抗战的时代。2. 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受到冲击，自然科学文化迅速增长，传统人文文化受到冲击，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逐渐到西学为主、中学陵替的时代。3. 新旧体制、思潮交替之间，豪杰纷起、强梁横行，各种知识分子彷徨苦闷，思想亦极混乱，流派亦极纷杂。或因人而起，或为人所驱使，甚或远在异国他乡，不保身家性命，能株守牖下，澹泊以终者亦不多……。以上历史背景可述者多，略陈三点，可见这些作者的思想趋向。读者亦必须稍知当时之历史背景、政治倾向、人物关系以区分之，对“民国”二字，万不能笼统地认识。

三，是想起一句古话，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短短的“民国”，其笔记作者所受的基础教育，文字学养，

基本上，有的甚至完全是在清代末年完成的。或者虽进入民国，其所受基础教育，还是旧式的。但大多又不同于清代以前的文人，他们不少人学通中文，又留学外洋，学西方文字知识、科学成果，不少都真正成为学贯中西的学人。这是民国历史的特征。本书所选各家，其学养也正是具有这一新旧特征的，有的甚至完全是清代的举人进士。自然，这也是历史的产物，至此以前没有，未来恐怕也不会有。

四，是所选各书作者所受基础教育、所具备的传统文化素养虽大致相同，但其经历、社会地位却大不一样。如第一辑所选十余种笔记的作者，有的只是一个记者、编辑、教员，一辈子就给报纸刊物写小稿子的老先生，如陶菊隐、郑逸梅、徐一士、徐凌霄几位。而有的则官作得较大，如马叙伦，做过教育部次长、大学校长等。有的是革命者、老同盟会会员，如刘成禺。有的又是贵公子，如瞿兑之，是清末军机大臣瞿鸿禨的哲嗣，老来又十分潦倒。在学问、成就上也大有轩轻，有的较早，如况蕙风，名周颐，光绪五年举人，词曲专家，在晚清词人中是十分重要的一家，就不仅是只在刊物上随便写点文章了。至于今后继续计划出版的各种笔记，那作者就更为纷繁，其出身、学识、社会地位、平生经历，相差就更为悬殊。如袁寒云，是袁世凯次子，不但出身特殊，而且学问也好，但其平生行事又颇海派。在上海时，非遗老，亦非革命派，亦

非纯学者，多少沾点帮派边，只是洋场名士耳。如写《春明梦录》之何刚德，清代久任部曹，又外放知府，入民国曾任江西道尹等职，后居沪上为遗老，但人正派，在清代作官时很能干。如写《骨董琐记》之邓之诚，则主要是一位史学家、史学教授，其代表著作为一部《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特其余事耳。在混乱的时代里，有的有文无行、利欲薰心的文人，便为侵略者所收罗，丢掉性命，罪有应得。如《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作者黄濬，字秋岳，学问好，才气也大，官也大，交际也广，但与日寇勾结，“七·七”事变初起不久，在南京行政院机要秘书任上，出卖情报，被以汉奸罪处决了。他的书是沦陷时期，瞿兑之为他私人印行的。然不以人废言，他的书是有学术史料价值的。较之某些海上鸳鸯蝴蝶派文人的东抄西摘的文字有价值得多。拟选的书目众多，未便一一介绍了。保存这一特殊时代的笔记著述，亦即保存这一时代各种倾向的历史记录、野史杂记，均足补正史之不足及阙漏，并足供沟通今古，为读书者领略前人遗芳，观赏昔人雅韵，使中华文化气氛，得以不断绵延，影响未来，弥深弥远也。一九九五年八月廿九日邓云乡序于上海浦西延吉水流云在新屋南窗下。

编纂凡例

《民国笔记小说大观》是收集并整理民国年间掌故笔记著作的大型丛书。民国笔记小说在当时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尚未刊行丛书。此次汇辑整理而出版之，形成规模，不仅方便于阅读欣赏，亦为研究近现代历史和文学等提供系统资料。

一、命名。笔记小说是对文史掌故笔记著作的传统称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掌故著作归于杂家及小说家等类，本世纪二十年代更有集古代掌故笔记著作之大型丛书《笔记小说大观》出版。承其馀绪，本丛书名之曰《民国笔记小说大观》。

二、收录范围。本丛书收录民国年间（1912—1949）撰写或出版过的文史掌故著作。兼收个别清末出版的重要掌故笔记。因这些著作实质上是民国笔记的先声，对民国笔记的繁荣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只限于其作者为入民国后仍从事创作活动，并有相当影响者。丛书所收民国笔记均在万字以上，个别有特殊价值的不受字数限制。

三、出版顺序。民国时期跨度较短。其间的笔记著作不易以时代先后排列出版；其体裁属杂著性质，也不易以内容分类编排出版。故本丛书采取分辑出版方式，每辑十卷，包括若干种。

四、点校。民国笔记有手稿、报刊连载、单刊本（分线装本和铅印本）等多种形式，文字及标点符号不尽规范，故统一以新式标点并严格校对。凡有多种版本的，择第一版或增补版、校改版等为底本，他本作参校；手稿或只出一版的实行自校，一律不出校注。异体字、通假字一般统一为规范字。凡明显错误之字、词，均迳为改正。有可疑者，则保留原文，用符号标明或加注。其符号为：残缺字用“□”代替；错别字、缺字、衍文用“（）”，拟改字加编者注说明；佚文有增补者，外加“〔〕”号。丛书不加注释，需特殊说明之处，则于文中迳为加注。原书未分段、标点者，均分段并标点。如有整段引文或整首诗词等亦分段。特殊的公文（如法律条文等），原文未标点，则保存原貌。

五、撰导言，注小标题。本丛书每部著作前均由编者撰以导言，对作者生平、内容特点及版本流变等予以简介。对未予随事标题之笔记，凡有条件者，均酌情加注小标题。

六、简体横排。本丛书统一用现代汉语规范字，文中易引起误会者，如“余”（表第一人称者）与“餘”（表多餘者），如古地名、人名、译名等，则仍应用原

字体。原稿大多为竖排，行文习惯有“右述”、“如左”等，改横排后仍保存原字，请读者注意。

七、索引。本丛书收录民国笔记小说百部左右，为方便阅读，方便检索，在丛书之后做书名、著者及内容索引。

八、原书中有“胡清”、“发逆”、“拳匪”、“蛮”、“夷”等歧视性称谓，以及某些其他不正确的观点。为保存原著全貌，保存原著作者观点，均未予删节或更改，特此申明，并望读者明鉴。

由于时隔久远、资料不足，加之其他种种原因，本丛书虽纠正了诸原著许多误载，但绝难尽善尽美，敬希方家及读者予以指正。